

後漢書

列傳

廿七

後漢書

廿八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范曄

後漢書四

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別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歲，始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囉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囉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范曄後漢書四十

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別
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歲，更始敗，三輔大亂。特隗昭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隗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

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商等並輔政在位五年故日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王鳳王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

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許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家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贊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遂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虎既疾蹠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

力所致。欲以感之，而昭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闕。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縣屬臨淮郡。舉爲茂才也。徐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年號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李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勸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殷古殷太史、周太史、晉史、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憲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傳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擣杌者，其事一也。故孟子曰：「楚之擣杌，晋之乘，鲁之春秋。」

二始舉四特以記萬事遂各因以定哀之間

魯定公也

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

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

檮杌之事遂闇不行於時爲闇

也其書今亡

而左氏國語

獨繚

多矣又有記錄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

帝王公

侯卿大夫

號曰世本

一十五篇春秋之後

七

國並爭秦并諸侯

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

興定天下

太中大夫陸賈記錄特功

作楚漢

春秋九篇孝武之世

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

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
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闕首獲白
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
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
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絕武紀禮書樂
書兵書將相平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
勒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
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
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
不雋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貴帝老子
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日道家使人精神專
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出爲薄五經也

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

貧窮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輒弱

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嚴虧奇

道游俠足羞也

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

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踈食不饗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

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危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於世豈若卑論齊俗與

出沉浮而取榮名哉

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

遇極刑之咎也

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

善述序事理辭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

蓋良史之才也誠今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

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易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夫百

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

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

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

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

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謂遷著項羽本紀又

陳涉起於臨邑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爲

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編之

列傳言進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

退之云也

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

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

一、刊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

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

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立時之人，

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備青者，平

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竝不顯郡之類也。

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

傳曰：殺史見

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王況

府

王音肅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

建武二十二年王況

爲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爲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

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

見論語

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

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

賈誼上是之辭

是以聖入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肯成王之爲孺子

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閼夫、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

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

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

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

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

詩云詒厥孫謀以

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詩大雅也詒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

遺也宴宜也

大矣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詩大雅也詒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

遺也宴宜也

宗使鼃錯導太子以法術

文帝時鼃錯為博士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

賜太子上善之拜

賈誼教梁王以詩書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及至中宗令劉

錯爲太子家令

賈誼教梁王以詩書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及至中宗令劉

錯爲太子家令

賈誼教梁王以詩書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及至中宗令劉

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

東宮以下

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

使王褒劉向張子儔等之太子

宮

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爲

太傅周堪爲少傅並見前書

莫不崇簡其

人就成德器

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

習禮樂而傳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

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

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

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

五日一朝因坐東箱

省視膳食其非

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蹀躞廣其敬也

漢官儀日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

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日請問明不媒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中允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巡書奏帝納之後

一人

四百石主門衛徼巡

書奏帝納之後

察舉也司

建

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徒薦爲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

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閒行不

踰方

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言也

也

言彪當中

急進貞不違入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

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

與之初時運未達故不以貧賤爲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雜縱橫所謂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陰陽農

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永平初東平

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

前書待詔鄭明

奏記於蕭望之

奏記自明始也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

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號驃騎將軍也

昔在周公

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

周公二年而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已

人而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終後有非常之事固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謂之辭固

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蟠

蟠竊觀國政

蟠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

躡先聖之蹤

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

體弘

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

白

黑簡心求善無厭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

善不厭也

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

負薪賤人也

略日負薪之語

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

廊廟之言也

令

方之士顛倒衣裳

詩日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

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

堯舉臯陶湯舉伊尹今

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

智爲國得久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

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

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心行不踰矩

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爲皆闇合

於法

蓋清廟之光暉

當世之俊彥也

請周頌

則

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

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

光暉也爾雅曰髦俊也羨士爲彥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

白首無違好舌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

時俗所莫及扶風椽李育

育字元春見儒林傳

經明行

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

京兆扶風

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

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

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

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

本平字作玄誤

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

孝行著於列里經學稱於師門

政務之績有

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

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

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

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興處焉舟人吉桑對曰

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股下之

毳加之滿把翼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

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

日齊莊公攻莒杞梁日華周進闕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涼州從事王雍窮十嚴之節文之以術範

下

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是於將軍日初，嚴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鬪，獲甲首而獻。日，丈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而平公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未有也。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也。達學駘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作段。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專對。

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足也。事見韓子。離，被也。斷，趾，刑均納忠於楚終不見信。靈均納忠，終於沉身。屈原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字靈。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與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彫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入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

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技風人蘓朗僞言圖識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叙圖傳日校秘書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日春秋考紀謂

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

固自永平中始受

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

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即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官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賦吾立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爲王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滛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興

都洛陽故以東都爲主而謂西都爲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輶而弗康寶用西遷作

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書曰嚴既

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霸中

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爲輶而弗康也輶止也康安也

主人曰未也願賓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雅

廣

日據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漢

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

前書音義曰長安亦秦之別名

高祖都焉

左據函谷二崤之阻

表以秦華終南之

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

二崤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丘六十里。

日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

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山海經曰：褒斜在

名山中南也。山海經曰：褒口曰褒，北口曰斜，在

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

也。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

天下之奧區焉。

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

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奧深也。言

秦地險固，爲天

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

前書

音義曰：關西爲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爲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之也。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也。孔安國尚書序

日漢室龍興，易

日虎視耽耽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於

靈宮，猶曉也。

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於

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

天授圖也。出道予張良鈐劉季。起東井秦之

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

奉春建築，留侯澗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

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

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天人

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星聚東天謂五

井也。人謂妻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於是晞祖也。西顧謂入隣也。詩云：乃眷西顧方是晞。

秦領賊北阜

挾豐霸據龍首

睎望也。音蛾。秦領

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鄧水出鄆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圖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日挾。在上曰據也。圖

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年

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

侈

肇始也。始自高祖終

於平帝爲十二代也。建金城其萬雉呀周

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金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

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

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

日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

主王城十

二門也

內則街衢洞達閭闔且千九市開

場貨別隊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

傍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閭里中

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官闕疏曰：長安九市其

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

記曰：廛市。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

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修於姬

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

無疆。疆境也。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葛注云

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

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日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

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驕乎其中豪俊游挾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
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

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散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黻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

如雲言多也詩曰鼎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爲司徒韋賢爲大司馬並平陵人也

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從吏二千石及高賢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以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爲徙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遼輦諸夏兼義亦通

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連犧猶超絕也連音卓輶音呂角反諸

夏謂中
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

藏藍由美玉商洛緣其隈鄖杜濱其足

穹谷

東方朔日漢興去三河之地止潭澗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

日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鄆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惟云麓

山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也

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

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

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日邑外曰郊外曰野

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

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

頌歎於是乎存焉

陰謂北也九峻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雪隊

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蓋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物極觀王寔

字子淵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

下有鄭白之沃衣

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効鏤原隰

龍鱗決渠降雨荷雨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

葵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爲渠傍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

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

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

音義曰、隄謂積土爲封限也、音丁兮反、廣雅

日場界也、音亦周禮曰、丈閒有遂、十夫有溝

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

肅雅曰、高平日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五

色也、五穀黍稷麥綿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荼茂盛也、音芬

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荼茂盛也、音芬

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

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

築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興淮泗會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麓敷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

謂朴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鄭玄注

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

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爾

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

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許曰、王在靈沼

其中乃有九真之鱗、大宛

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岷崐越、巨海殊

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

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

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

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岷崐山高二千五百

里、並具前書

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

地、南北爲經

東西爲緯、揚雄司空歲日、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

明堂之制、內有大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日、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皆曰、紫官是太微方而紫官圓也。樹中夫之

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梓而高驤。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曹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裨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棼復屋之棟、橑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曰、棟謂之桴、音浮、周驥舉也、爾雅曰、橑與磧通、楹柱也。以景彰廣雅曰、磧磧也、音田、瑱與磧通、楹柱也。雕玉爲磧、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

榱璧璫韋昭注曰、璫榱於是左璫右平重軒頭也、渥光潤也、爛音豔於中庭立。三階閨房周通門闌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摵虞決疑要注曰、璫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埠相亞次也、璫亦作域、言階級、勒璫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闔、蘆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官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宫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闕門限○劉放曰、注域亦作璫、案文當云亦作域、言璫字有作域者也、下又云、璫是解城義耳、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閉館。

煥若列星紫宮是環

徇、纖繞也、崇高也、閒音

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宣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

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

三輔黃圖論

日未央宮有清涼殿宮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殫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盡也

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重也槃屈也業幾高也葉音五臘反峨音我詭異也

茵褥也駕人曰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

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

漢官儀日婕妤

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

漢官儀日婕妤以下皆居掖庭

三輔黃圖日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日班婕
姪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胎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闈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

昭陽特盛

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襄以藻綉絡
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閒金釭銜璧是爲

列錢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棘夜旣在

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襄纏也音於葉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黃金爲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爲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招陽殿璧常徃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驛羽飾之異物志曰

翠鳥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翠青而雌曰翠其羽

可以飾帷帳韻集曰火齊珠也蜀漢策曰應

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懸黎垂棘之王並夜

有光彈也於是玄墀口切玉階丹庭石礲采綈琳

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

上髹漆髹音竹漆黑故曰玄墀殿上址也又

日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鉤音口硬碱琳

珉並石次玉者硬音而充反碱音戚綠綈其

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

起神堂植玉樹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淮

南子曰岷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註云碧

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爲樹

紅羅颯纏綺組續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

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註西京賦曰颯

纏長袖貌颯音素合

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

蓋以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

儀嬪姪姪娥嬪夫人皇后妾皆孺夫人九十四等有昭

長使少使五官ழ常是爲十三等又有無消

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君秩祿同共爲一等

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羨麗也百數

謂以百而數之也

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

邴謀謨乎其上蕭何曹參金沛人魏相字弱

人并爲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

丞相人並爲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

愷悌蕩亡秦之毒螯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

統理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揚雄長楊賦曰今

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螯前書曰孝惠高后

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

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邴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與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

讓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土之歌功德也

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

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

高祖中宗也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

諄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蓺稽合乎同

異北輔故事日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

曰諄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曰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蓺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

五經同異今蕭望之平奏其議又承明金

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群元元本本

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

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祕文祕書也孝經

鉤命決曰丘授祕文也

周以鉤陳之位衛之嚴更之署

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

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

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象之嚴更之署，行

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爲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

爲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興廉

舉

孝虎賁贊衣闈尹閣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

東賁宿衛之臣贊衣主衣之官贊綬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綬衣虎賁闈尹閣寺並宦官周

禮有闈人寺人陞戟執戟於陞也。百

重言多也。微所也。豆主也。協韻音同

列微道綺錯

廬謂宿衛之廬。周於官也。千列也。謹微道微巡之道。綺錯交錯

涂飛閣

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自未央而連

桂宮北彌明光

而組長樂陵燈道而超西墉

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枅棲而棲

金雀

未央官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燈陛級也。音丁鄧

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

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

南有壁門之屬。說文曰：枅棲殿堂上最高之

處也。枅音弧。棱音力。登反。其上樓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劉攽曰：左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

萬戶順陰陽以開闔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

萬戶順陰陽以開闔

風一名別風。嶢曉高也。嶢音焦。曉音堯。前書

曰：建章宮庭為千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

陽。易曰：闔戶謂之乾。爾乃正殿崔巍。層構欣高。坤闔戶謂之乾。

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駟。娑洞榜詣與天梁，正殿即前殿

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正殿即前殿

駟姿榜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沿盪音蕩。

駟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榜音烏討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

影激入於殿內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

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信與標

狡猶愕眙而不敢階塞。神明瑩名也。躋外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

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說文曰。棼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

方言曰。標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

也。爾雅曰。睭視不也。音眩。櫨檻也。音贊道相屬焉。蒼

頡篇曰。徇視不也。音眩。櫨檻也。音贊道相屬焉。蒼

刀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徇轉而意迷，舍櫺

檻而郤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悅悅以失度，廻

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贊道相屬焉。蒼

上欄橋也。櫨音零。贊留也。音眩。櫨檻也。音贊道相屬焉。蒼

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紵。又杳寥而

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

窈通寐。寐音它鳥反。陽狹也。既創脩之登望

乃下巡於複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者。

飛闔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

飛闔閣上門也。王逸注云。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

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

飛闔閣上門也。王逸注云。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

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嶧嶧

溢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前書曰建章官其西唐中

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千有蓬萊方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日岱輿二日負嶠三日方壺四日瀛洲五日蓬萊

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反崢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安

靈草神木詳不死藥也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崕金石崢嶸

靈草神木詳不死藥也崔音徂回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

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墻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

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唉塙塵也鮮絜也說騁文成之丕誕馳丘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群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丕大也誕欺也前書士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言於上日即欲與神通官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大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藥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日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日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淳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園因茲

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

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

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

獸毛群內闥飛羽上寢接翼側足集禁林而

屯聚

荊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

其人驅之，闥音田聚音才諭反。

分部曲有署

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所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曲校尉一人部下有一人也。

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群

卒周匝星羅雲布

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罘，音浮絃罟之網。

於是

乘鑾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

蔡邕猶故

日

天子至尊不敢用，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

子車駕有大駕

法駕公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

備千乘萬騎

法駕公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飛廉館名也。武帝所作，前書

音義曰

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

○劉放曰

乘鑾輿案注解乘輿之義則此多鑾字。

又遂繞鄖鎬歷上

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蹠躡其十二三乃拗怒

而少息

鄧文王都在鄖縣東鎬，武王所都在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

率舞駁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淪

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

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

弦亂有似傾動。蹠蹠也。音涉九反。蹠蹠也。音

力刃反。抑猶抑也。音於六反。

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爾乃期門佽飛

列刃鎸鎸要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

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颶颶

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前書曰

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佽

飛射士。音義佽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爲

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紡矰繳弋鳬

鷹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鑽與

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音侯廣雅曰

跋奔也。音次。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音

居綺反。臘臘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臘古翻字

鄭玄注周禮曰。矰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日猿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犹

似狸。音以枚反。淮南子曰。猿狹贊蹙而失木

枝。懼懼也。音之葉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潛穀窮虎奔突。狂兕觸麌。潛深也。穀謂榛蕪

巧秦成力折掎標狡。捩猛噬脫角。挫脰徒搏。

獨殺。許少秦成並未詳。標狡獸之輕捷者。說

文曰。搘捉也。音危。搘與捩通。噬齧挫折

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舉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

艳熊螭頓犀肇曳。豪罿超迥。壑越峻崖蹙曠。

巖鉅石隕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

夷

師子也說文曰搥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

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頃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犧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犧音力之反南雅曰羆似熊而黃犧巖山石高峻之貌也參盡也夷猶殺也

於是天

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籍前書宣帝幸蕡陽宮屬玉觀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日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

昨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昨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魚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日鳥獸新殺日鮮饗賜畢勞逸齊大輶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輶正輶也周禮曰凡駄輶儀和在輶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觀

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

色睠睠猗猗若揭錦布綉燭耀乎其陂

漢官閣疏

日昆明池有二石人率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註爾雅云莊香草音昌改夕睠

曉猗猗辰良之貌

說文曰：擣歸也。

玄鶴白鷺黃鵠鶴鶴鶴舌

鵠鵠鶴醫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

六

驚

來雲集霧散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鶴音火交反說文曰鶴鶴雀也爾雅云鶴似鳬脚小尾括郭璞注曰即鶴鵠也今關西呼爲鵠鹿鵠似鷹而大無指音保鵠水鳥也莊子曰白鵠屬也音一兮反周頃風土記曰鷺鷺鴟也以之相視眸子不蓮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鳬在家曰鷺並鴟也鄭玄注詩云鷺鳬名自呼大如鶴生卵於荷葉上毛萇注詩云大曰鵠小曰鷙於是後宮乘

轂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淮南子曰龍舟鵠首浮以以

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凰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祛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走濫反淡音徒敢反激越營厲天鳥群翔魚闌淵懼楫也謳歌也聲也音宏反招白閒下雙鵠揜文竿出比目舉也鵠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爲文飾也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銀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撫鴻幢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御矰繳方舟立鷺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即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罝罝鳥網也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遂

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嶧

協韻

音

東薄

方音河華

西涉岐雍

宮館所歷

百有餘區

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

用反

禮上下而接山川

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

之歡謳第從臣之嘉頌

上下謂天地也接亦

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

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

童謡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

王褒張子儕等並侍詔所幸宮館

于斯之時

報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

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

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
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
隱各得其所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至德
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

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

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范曄 後漢書四十

班固傳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予實秦人矜夸館室保據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

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爲乎

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

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

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朞而創萬世蓋六籍

太史公評江昭襄
高人之君

所不能談全前聖靡得而言焉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

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
暮歸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日暮

萬代咸言之也

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

有逆而順之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

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

也星聚于東井比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

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奉獻牛酒此爲計有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日蕭何後未央宮上

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威

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

我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

嗣之宋造不亦闇乎

顧反也燿眩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勢權宜之

今將

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秦清以變

予之或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其盛稱武帝成帝神仙胎陽之事也

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干時之亂生民幾亡

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鄴固遺室原野厭人之

肉川谷流血之血秦項之灾猶不克半書契

以來未之或紀也

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

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故

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

故

下民號

而上懇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

上帝天聖皇

光武也懷猶愍念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愍

念下入之上懇故下視四海可以爲君者而

致命於光武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

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

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

雷震

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

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

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

遂超大河跨北嶽立

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

號高邑建都河洛

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

嶽遂即位於鄗而改鄗爲

制繼天而作

紹繼也也難也高誘注淮南子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

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群生恢復疆宇勲兼乎

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

在昔事勤乎三五

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

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

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

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蹟也爾雅曰后辟君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

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

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

實始斯乃慮義氏之所以基皇德也

易日天
地革而

四時成又日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

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

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爲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剗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冀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

王業也

尚書武王日今予惟冀行天之罰易武征伐如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

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

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上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降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有餘歲若合符契

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

恭平孝文

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已復禮仁
而恭子曰生入之始死入之終

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
自儉約同於文帝也○劉放日注人道畢矣
案文必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
當作畢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
稽古帝堯言法乎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訖
成功也炳明也其考之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
禮儀明乎武帝也考之六經謂
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
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速也該備也
作眇眇速也該備也

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洪
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入神之和允洽君
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治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

光武星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
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鮮
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
侯始服冕冠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
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於天下曰建
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
爲布鴻藻也信讀日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代
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日代祖正予樂謂依識
文改大樂爲予樂也乃動太路遵皇衢省方巡狩躬
大予樂也

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
幽大路王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日先王以省
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
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

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
翻翻巍巍顯顯翼翼竝宮闕顯盛之貌論
語曰不如諸夏之士詩商頌曰商邑翼翼
四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是以

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
不能侈言奢儉合禮也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
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
乎梁驥義合乎靈囿蘋藻並水草也詩小雅
白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甫博也有博大
之茂草也毓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驥者
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鹿鳴攸伏
毛萇注云囿所以城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
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脩車徒以

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左傳臧僖伯曰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
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
侯無事則歲三田田歷驥虞覽駟驥嘉車攻
不以禮日暴天物也

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序曰駟
虞蒐田以時仁

如駟虞毛萇注曰駟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又曰駟驥羨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
其詩曰駟驥孔阜注曰駟驥也阜大也又小
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遷車徒焉其詩曰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
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於是發鯨魚鏗華
帝詔日禮官具禮儀也

鍾登玉輅乘特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

景從祲威盛容

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 鏗

傳日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

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

有獸名蒲牢

蒲牢素畏鯨魚擊蒲牢於其上撞

呼丸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

於其上撞

鍾者名爲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

日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今春駕蒼龍各隨

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

獨斷日百官小吏曰天官浸亦盛也

山靈護

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

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電旌

旗拂天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

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日天子大駕備千乘萬

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日元戎先良也說文

日鑾小弓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銳反

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

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

焱焱炎炎竝弋矛

瞻反震讀日真以遂集乎中囿陳師察屯騎

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

中囿園中也續

管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

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爲隊鄭

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

三軍也周禮曰群吏聽誓于前勒牲以徇陳

日不用命者斬之鄭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

令

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驚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纊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

去

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霆激電驚並言疾也游基

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自後王自射之則搏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發而後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范氏驅馳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一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也

物馬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厲車案節

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蹠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守於是薦三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

左傳鄭子太叔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辟雍揚

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左傳鄭子太叔右爲五牲三犧

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也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寧柔百神觀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俯仰乎乾坤參微孔安國注云叙發行之騷

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棲易

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

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凌威也左

傳日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

西鹽河源

東澹海濟北動幽崖南趯朱垠

在嶺崙山前鹽滌也河源

書曰咸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濟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濟趯躍也音它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

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差宣所不能臣莫

不陸贊水櫓奔走而來賓

爾雅曰贊櫓也音之涉反

遂綏

哀牢開永昌

三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蠻以其地置永昌郡也

春主三朝會固漢京是日也天子

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

接百蠻

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

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日會殷眺日同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

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

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日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

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

而獻物於是日庭實於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日鑊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靈酒器也詩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日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爾乃食舉雍徹

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杳爾乃食舉雍徹

音杳爾乃食舉雍徹

秦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鎧管絃鼙

燶

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微也論語曰三家者以

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微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微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秦陽之聲也鐸音苦耕反鐸音楚庚反鼙音也燶音育

音楚庚反鼙音也燶音育

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

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

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武土樂名秦古遠古也

離罔不具集

聞迭也音古覓反詩國風曰箋廣德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云

四夷閒奏德廣所及伶侏𠨑

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渠禁反侏音摩葛反周禮伶作禁休作疎兜作株也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網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於是聖蕤賓之鍾左右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夕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

商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

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

示太素

詩大雅日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減哀伯日大路越席大羹

不致昭其儉也列子日大素者質之始也

去後宮之麗飾捐乘輿

之服御除工商之滯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心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前書文日本農也末賈也背僞去形飾也歸真尚質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日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弃黃金於暫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寥耳

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

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寢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平帝前書

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御史中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劉放曰注平帝立舉學官登降飲宴之禮既畢因相與案文多一舉字

嗟歎玄德讓吉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

哉乎斯世

詩日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屨升聞乎林日謙美言也音寔

外聞乎林日謙

外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日玄德

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

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

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

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

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

未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下流末流猶謂諸子也前書日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

論語孔子日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日由知德者鮮矣

且史辟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

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

辟遠也首匹亦

反戰國策爾秦說孟嘗君日秦四塞之國也高誘讀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

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

湊也易繫辭曰河

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衡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

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地

臺明堂統和天人

館衙謂設臺以進御神仙也禮舍文嘉日禮天子靈

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

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三輔黃圖曰辟雍水游於外象四海也游

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

也游俠即西賓云卿曲蒙俊游俠之雄踰侈

謂劉肆後於姬姜等也爾推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

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

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

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顰然失容逡巡降階

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予

五篇之詩

說文曰豐視遠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慄慄皆猶恐懼

也音徒頰反喻告也

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

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

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

乃遭遇乎斯時也

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

小子狂簡不知所裁

論語孔子曰吾黨小之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旣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論語孔子曰吾黨小之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

穆煌煌

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

日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敘謂各依其方而祭之

雅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羨也允信也禳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雅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羨也允信也禳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小詩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在止造舟爲梁湯水流貌蓆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舟爲梁蓆止大雅曰造舟爲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

連舟爲浮梁也於赫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于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于

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

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羨也詩曰威儀於赫柳柳爾雅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於赫

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於赫羨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求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

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

考休徵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

登以時登之休矣也徵驗也

三光

宜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

三光日月星也

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滲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

谷風禮斗威儀

日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

注曰卽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

祁尚書考靈燿日熒惑須行甘雨時也

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

日庶草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

惟豐年於皇樂胥

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

日萬邦屢豎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烏詩小雅

日君子樂胥受天之祐

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俗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歛浮

雲寶鼎見兮色紛綻煥其炳兮被龍文

謂求

年王維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

文曰歛氣出貌音火驕久史記曰秦武王與

孟悅舉龍

文之鼎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

平六

年時明帝詔曰其以祔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日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

烏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

之精

烏云白雉素鳥歌故廉言效素鳥發皓羽

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皓白也翹尾也

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春秋元命包日

烏者陽

章皇德兮侔周成求延長兮膺天慶

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接神契日周

成王特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

夜每行廵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

問公卿辭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

世才術位不過郎二代謂龍及固感東方朔揚雄自

論以不遭蕪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蕭何張良與僕花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睢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所作賓戲事見前書

後遷玄武司馬

續漢志曰官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

玄武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

門

令固撰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群僚議

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或臣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遺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

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

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

印綬南單于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

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植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

名王將卒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皆下不

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年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相侵擾則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起

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

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

典

體無古典文雖糜麗而

則而其體雖典

事虛僞謂王莽事不實

蓋有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

揚雄美新典而不實

多體雖典

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清網緼萬物化醇蔡邕曰網緼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爲天濁沈者爲地

沉淳交錯庶類

混成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尚書曰成湯簡

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

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割暗昧也易日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辭曰

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寂寥而無文詔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

厥有氏號紹天

翟繩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神農

首繼天而作闡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

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開也繩陳也是其書可得而脩也易曰帝出於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是而脩也

亞軒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
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若失
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阜
蹤者莫崇乎陶唐惟天爲大唯堯則之龍翼
謂稷契等爲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日用九見
群龍無首吉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
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于朝炳明也
與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爲道德之冠首蹤跡
之阜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胤謂堯舍
而禪于舜舜亦捨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
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之載事也言稷契
竝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
其子孫湯武之業竝得爲天子也湯契之後

武王后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室
稷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室
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竝周偏得爲
天子亢首堯也言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漢
以帝位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灾孽懸
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
季也易乾文言曰元龍有悔窮之灾也孽亦
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尚書曰
彝倫攸數舊章缺謂秦燔詩書
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
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丘也春
母徵在夢感異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
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

也宏洪竝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

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

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雖前聖臯夔衡里密

燦爛

盛明也式法也

勿之轉比茲褊矣

臯臯陶也夔舜之典樂者

公也密勿猶龜勉也茲謹孔

子言臯夔等比之爲褊小矣是以高光二聖

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日譬如此

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

形雲於碣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

二日見龍在田九四日

或躍在淵立喻漢初起拊翼而鳴

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不登其

朱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

言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

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爲
漢者多也燁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
謂公賓就軒莽也蒞臨也言天下先爲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

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若淵穆

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

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

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群后諸侯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也易日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時竝讓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追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潰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撝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

蓋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撫亦靡也言竝天人所推不尚威力

蓋以膺當天

之正統受堯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
佐之弘陳云爾。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
亢讓之後歸運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
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
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
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
是也謂大陳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
漢之期運也下和睦故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
所不及已。洋洋義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
日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
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
下和睦故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隕可探也

鋪徧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
也隕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
可探立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奔世
勤民以伯方統。匱匱鄭玄注云匱盛土籠也孔子曰譬如如平地雖覆一
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爲桀之諸侯文王爲
紂之諸侯奔猶重也自契至湯四十代后稷
至文王十五代竝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
伯也謂湯爲夏伯文王爲殷伯竝統領刑牧
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貢
日韋顧旣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
書曰西伯旣戡黎格來也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

北面虎離其師革滅禾邑

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

都毫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郊
居毫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
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
天邑大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殷求爾于天
邑商○劉放曰庄京師京都孔案文多一師
字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
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
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土伐紂扣馬諫
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
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謹此盡矣未盡
善也夔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
舞大護者曰聖人之然猶方穆猗那翕純皦
弘也而猶有慙德

於穆猗那翕純皦

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者曷奔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歟
辭也穆義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
清廟猗亦歎之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
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語子語曾太師樂曰
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
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調達之貌此言
殷周之攸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
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
詩商頌曰濟哲惟商發其祥言發禎祥以
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土之德對越在天
曷奔猶蟬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
聰不絶也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
而不渝爾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

渝變也言光教文藻朗明而不矧夫赫赫聖

變

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矧夫赫赫聖

周

矧況也漢承唐堯之基逆源曰沂孕懷

陶

作人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

嘗為堯臣○劉攽日注漢承唐堯之基案注

解唐基耳何故輒

出虞字明當作堯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印

宗

之緝熙神靈曰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

表威靈行於鬼區

惡亡迫而不泯微胡璣而

不顧

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

爲中宗明帝爲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
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代
登升也續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
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
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大也厥道至乎

遺策在下之訓匪

漢不弘日兼三才而兩之

三才

天地人也易

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瓊小也顧養也

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

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

遺策在下

之訓匪漢不弘日兼三才而兩之

三才

天地人也易

登升也續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

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

堯典也

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大也厥道至乎

曲焉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大也厥道至乎

經緯乾坤出入

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

類循理

品物咸亨其已又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

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渾元天地之總名

也蒙芊纖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舍

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分類品物萬物

亨通也易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

加三

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劉家帝代謂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微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遷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日康乃始虔輩勞謙兢兢業業言帝固爲勞謙也競競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冠制禮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

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

遷正改正

揚宇內而禮官儒林也明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

朔巾黑色

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爲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衆也朋群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槧也論語孔子曰周慎而無禮則葸鄭玄注云葸質慤貌於是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

事獻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躬奉天經惇睦辭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叙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辭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巡靖黎蒸懷保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鰥寡之惠浹。巡撫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

保小人惠鮮餽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燔瘞

狩賜人爵鰥寡孤獨不能自巡者粟

燔瘞

縣沉肅祗群神之禮備

爾雅曰祭天日燔柴

祭地日瘞埋祭山曰

度縣參川日浮沉肅敬元和中詔日朕巡狩岱宗

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詔日朕巡狩岱宗

柴望山川度是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音居毀反

肉角馴毛宗於外園擾繙文皓質於郊升黃

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

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

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俟古今注日

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麪有角在耳

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

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繙文皓質謂驥虞也說

文曰駟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日元
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
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
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
翔上
下也若乃嘉穀靈草竒獸神禽應圖合譜窮

詳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阜犧乎方列

羨溢乎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日

元和二年芝生沛如入冠大坐

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
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
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
於瑞圖又合于史譜也坰牧郊野也阜犧殊
絕也羨音以戰爻○劉放曰注如入冠大坐
大坐案文大當作衣謂如入衣冠坐也昔姬

有素雉朱鳥玄秬黃黎之事耳君臣動色左

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日周成王時起裳

來獻白雉朱鳥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麥也謂赤鳥御年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年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蓋用昭明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峩峩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詩大雅曰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詩後昆子孫也言此並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燕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竝爰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日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

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爲身而有自專之辭也竝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若然受之宜亦勤懃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允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廡也秘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珠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陵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

猷先命聖孚也體衍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

景命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爲天子所知也孔孔丘

也獸圖也爭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
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
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歲當封禪之
時此爲天子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
之大命也

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
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穢清廟憚勅天乎
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
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
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
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
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
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
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
請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
合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
舉藐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
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敷以望元符之臻
惟伊考首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
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
而獨闕也伊維也遂古猶遠古也楚詞曰遂
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
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先武爲七十四君俾
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爲竹素之文
者無有光揚法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
合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

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謨也道德仁義人
焉所常行故以酒食烹諭肴淵源林敷諭深

邃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有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

既成群后之

國成墨

讐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絳萬嗣揚洪
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列火而愈新用而不
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
皇哉皇哉唐哉讐直言也錄兆辭音曾左傳廣雅曰辨續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法也疇誰也亘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固後以母喪去官求元初太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

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
欵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
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率將數百騎與虜使
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鶻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
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
競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競
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

考競竟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

以譴責競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

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

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運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

名也

爾雅曰亹亹猶勉也

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

聖人

言遷所是者而薄

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

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敍殺身成仁

之爲美

固序遊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

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囚蒙者又六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

貶守節愈矣

愈猶甚也

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

免極刑

謂卜筮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智及

之而不能守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

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

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

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趙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

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

沈約宋書曰初謝曲瓚以示范曄

比良遷董

謂司馬遷董狐也

曄改爲帝曄良史也

兼麗列雲

司馬長卿揚子雲

彪識皇命固迷世

紛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下

寧國學正王

師道

校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故姓田氏

諸田徙

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

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

銅馬赤眉之屬

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頑萬錢人相食倫猶收養石

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

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

尹鮮于襄

風俗通日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

襄見

而異之署爲吏後襄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臨去握倫臂

訣曰恨相知晚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已

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入歡心自以爲父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蓋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

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

知其處數年鮮于襄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

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

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漢記曰時長安

市未有秩又鑄錢官

市未有秩又鑄錢官

市未有秩又鑄錢官

市未有秩又鑄錢官

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

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

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襄爲馮翊多非法

倫數切諫廷帳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

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

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

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

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

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適從兄

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

飢亂寢不敢妄過入食

華嶠書日上復日間
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

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

是語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

鄧故城在今邵
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

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

一月糧餘皆貿賈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

濟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

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

先駁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

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

懼以祝謳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
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嗁呼
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
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字
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
私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
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
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
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顯拔鄉佐玄賀後

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
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
入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
以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
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
是爭賄抑絕以財相貸曰賄音其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
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
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

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
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
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猶在
尚書洪範之言傳曰大丈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東帛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大
脩脯也饋遺也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
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
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

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
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常刻著五
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
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
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
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
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
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
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

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

全后家裁蒙省察

裁與
繆同

及馬防爲車騎將軍

當出征西羌倫

又上疏曰

臣愚以爲貴戚可

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

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

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

意愛

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

聞防請杜篤爲從事

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羨陽女

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

收繫論之

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

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

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入有損事望

聖物
望也

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

峭直

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

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

臨下

尚書考靈耀日堯文塞晏晏而雅日晏晏溫和也

出入四年前

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

東觀漢記日去年伏誅者

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
滅死罪二人、凡六人。

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
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
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
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
令馴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
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
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
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

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務進仁賢
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
書記知秦以酷急立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
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
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
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
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
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
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

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
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
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
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
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
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
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
君子危故以爲諭也今承百王之敝
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
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
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

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羨卑謙樂善此誠
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
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
忘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
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
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
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日醒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
親近蒼頡篇曰詖佞謂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
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末萌慮於

無形令憲末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

此臣之至所願也。

劉放日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

字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

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

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

時入方之前朝貢禹

前書日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舉行著

闡然少蘊藉不修威儀

寬博也

亦以此見輕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

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

○劉放日

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退而安寢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

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

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

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

衣衾錢布少子頡嗣

○劉放日案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

字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帝之爲

太子廢也

漢豐等譜之廢爲濟陽王

頡爲太中大夫與太

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爲將作大

匠卒官

三輔決錄注曰謙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衛史南陽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

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

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韻故舊各致禮餉韻終

不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

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

非夫

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

惇惇猶敦厚之貌

也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爲佩蓋猶此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

急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逼下

禮記曰管仲鏤簾而

朱絃於樹而反玷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

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勝肩不掩豆賢而丈也而難爲下也君子豈尊臨千里而與牧

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列郡永壽中

以司徒掾清詔

使冀州

廉察灾害

風俗通曰汝南尉

辟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貟以承詔使也廉察

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弃官

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群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糴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桴擊鼓杖也音浮以能換爲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鉛刀諭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

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以効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懼朝廷嗟嘆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陰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績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授爲朔方太守糴怒以待

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
當徙汴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
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
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
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迫使君庶免
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予二人曰卒其
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
之於太原速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
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

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
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
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末將軍急敗進討布
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
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管仲錯行於召忽
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
訴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
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
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
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不死哉管子者
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
之中不死則功後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
錯猶非也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

更貧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前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鈞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首申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大馬。立沉名於溝壑。當何由得伸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

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惡。背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念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

時部縣亭長有受入酒禮者府下記察考之

謂文符也
案察之

內後外

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詩云刑於

寡妻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之文
刑見也
御治

明政化之本

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

直閣略遠縣亨細

微之懇

太守甚賢之

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

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

疫癟氣也

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

隱親謂親自隱恤之

經給謂經營濟給之

所部多蒙全

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
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
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
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
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
桎梏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恣所欲過與克期俱至無或
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兖州縣也吏有
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入閭狀建叩頭服罪
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

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爲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歟丞掾皆爭意曰罪自言罪歸於我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不累於丞掾廣歟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薄文詔

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因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戶子又載其言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

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
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
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
政不節邪使久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
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
牲禱於桑林之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
社以六事自責但患人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若宮室小狹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
才無有行能又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

喜懼相半不勝愚憲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
自安也
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
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
嘉應故分布禱請闕俟風雲北祈明堂南設
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
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勅大臣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謳詔因謝公
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
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胡子嫌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
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

曰過誤之失常入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卽位安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貰卽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曲禮之文也穆穆羨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庶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繫日遇智同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日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迕和氣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

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

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
宴群臣也其

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
華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
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
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
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
出爲魯相

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
身入廟執杌席鉤履男子張伯降堂下草土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敎授堂下牀首有繫璧
意召孔訴問此何璧也對曰：充乎璧也背有

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才聖人所以遺璧
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
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武吾履發吾笥曾稽
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
服焉○劉放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後
錢不日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
後德陽殿成

漢宮殿名曰北

百官大會帝思意

事五年以愛利爲化

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

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

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木材爭起趨作決日而

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日興功役者令百姓

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

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

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

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

爲郎當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音思瀆反。謂

蜀漢之郊曰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

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

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蔡賀漢官儀曰。尚書

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繢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帽帳晝纏中

枕卧施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
羨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

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繫波帳執香爐燒燼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傳

族子意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授穎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擢選。謂之奔命也。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韶。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院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種守沅陵。是命種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

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還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特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諒反。禁之不得奢侈。有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窪。而猶多傷害。檻爲機以捕獸。窪謂穿地陷之。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鼴鼈在水各有所託
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
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
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
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
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
之浚道縣當廬山郡故城在今屬列慎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

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
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
於是遂絕求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
法免官客授穎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
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
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即縛格之諸尚
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
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憲小

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賞卽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間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守，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騎扶之。亦日騎養馬者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白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憇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至遼東太守。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
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入
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
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
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
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
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捐膳賞賜優渥
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

曰叔父加以賜幣詩魯頌曰王日叔父建爾
公旣成洛邑成王命召于魯尚書曰周
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
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
它縣衍謂流衍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
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
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
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
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
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寧

第相望父盤京邑

磬謂盤

婚姻之盛過於本

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

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

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

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

發遣康焉各歸蕃國

令羨等速就便時

行日取便利之時也

以塞衆望帝納

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

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

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

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

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

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

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

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

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

數中國坐享大功

享受也

而百姓不知其勞漢

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

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

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

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侯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康范等群黨出入憲門負勢放

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俱字伯儻也

寒朗傳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頗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

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怒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謂形狀而二人錯憚不能對錯憚猶倉卒也錯音也故反憚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囚候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

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誠異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

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及其歸。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
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
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
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
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六會群臣。
孫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易今
列
力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
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入上

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
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
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
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齊侯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於是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謂刖足者。履謂刖足者。履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

誠則不詭

詭許也

本於諫爭則絞切

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

急也

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

故言信而志

行也

必從故日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

臨官以繫匡帝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崇

禁祭于反

禽蟲畏德子

民請病

謂人爲之請禱也

意明尊尊割恩蕃屏

穀梁傳曰

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

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

政反憮憮楚黎寒君爲命

憮憮懼也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王師道校正

